台學統

台學統卷五

黃巖王棻纂

吳興劉承幹校

氣節之學五　清節二

獻肅陳邦彥先生良翰　子彭壽

宋史列傳陳良翰字邦彥台州臨海人蚤孤事母孝資莊重爲文恢博有氣中紹興五年進士第知溫州瑞安縣俗號强梗吏治尚嚴良翰獨撫以寬催租不下文符但揭示名物民競樂輸聽訟咸得其情或問何術良翰曰無術第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殿中侍御史吳芾薦爲檢法官遷監察御史孝宗初元金主褎新立求和而

中原舊人多求歸詔問何以處此艮翰言議和復納降皆非是必定計自治而和不和任之乃可張浚軍淮泗以規進取而議者爭獻防江策艮翰言當固藩籬專委任今捨淮防江卻地奪便朝廷過聽使督府不得專閫外事誤矣除右正言金再移書求故疆艮翰言中原皆吾故土況唐鄧淮泗又金渝盟後以兵取之安得以故疆爲言而歸之湯思退主遣小使盧仲賢李栻艮翰言仲賢輕儇無恥栻自北來難信又言廟堂督府論議不同邊奏上聞皆陽唯諾而陰沮敗之萬一失事機督府安得獨任其責上矍然稱善朝廷遣史正志至建康與張浚議事乖牾艮翰劾之上曰正志亦無罪艮翰言陛

下使浚守淮則任浚為重一郎官為輕且正志居中浚
必為去就上悟出正志為福建漕運楊存中為御營使
總殿前軍良翰言存中久擅兵柄太上皇罷就第奈何
復假使名宜愼履霜之戒疏三上存中竟罷李栻不敢
涉淮良翰奏奪其官仲賢至汴輒許金人以疆土歲幣
而還上大怒下仲賢吏欲誅之宰相扣頭懇請得免復
遣王之望龍大淵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
失不謂秦檜復見今日且金要我罷四郡屯兵以歸之
是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若歲
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猶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遂
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行未

晩也詔侍從臺諫議多是艮翰遂以胡昉楊由義爲審
議官與敵議四郡不合困辱而歸思退尙執前論正言
尹穡附思退以撼督府艮翰爲左司諫疏論思退姦邪
誤國宜早罷黜張浚精忠老謀不宜以小人言搖之孝
宗曰思退前議固失然朕愛其警敏蹇可效卿其置之
若魏公則今日孰出其右朕豈容有此意縱有之亦豈
不謀卿等此殆言者有異意卿爲朕諭之艮翰頓首謝
曰陛下言及此天下幸甚宰相縱無全才寧取樸實緩
急猶可倚賴思退庸狡小黠大癡將誤國是且警敏二
字恐非明主卜相之法旣退以上語諭同列穡勃然變
色明日亦請對遂罷艮翰言職兩淮旣撤備金大入孝

宗始深悔太學生數百人伏闕乞召用貟翰胡銓王十朋而斬思退等思退由是始敗貟翰在諫省成恭皇后受冊官內外親屬二十五人貟翰論其冗詔減七人知建寧府福建轉運副使提點江東刑獄移浙西召爲宗正少卿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貟翰言以蜀漢之師下關陝以荆襄趨韓魏江淮擣青徐此今日大計四川既命大臣而荆淮未有任責者亦當擇重臣臨之上稱善進給事中大將成閔冒請貟奉有司坐獲譴閤門王抃矯詔遣妄人謝顯出境顯既抵罪置閔與抃不問貟翰皆駁議請正典刑遂改禮部侍郎不拜以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召爲太子詹事既見上屬以

調護之責四日召對選德殿出手書唐太宗與魏徵論仁德功利之說俾極陳今日所未至者良翰退上疏略曰仁德治之本功利治之效務本而效自至今承天意結民心任賢能退小人擇將帥收軍情擇監司吏久任皆行之有未至誠能革此八弊則仁德無累功利自致矣上爲之嘉歎詔兼侍講未幾以疾告老除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宮卒年六十五光宗立特謚獻肅

論曰黃洽渾厚有守應辰學術精醇尤稱骨鯁十朋吳芾良翰莘老相繼在臺府歷詆姦倖直言無隱皆事上忠而自信篤足以當大任者惜不盡其用焉黃洽字德潤侯官人汪應辰字聖錫玉山人王十朋字龜齡樂清人杜莘老字起莘眉州青神人

敷文閣直學士陳公行狀　朱子撰

公諱良翰字邦彥早孤事母孝遊鄉校以謹厚莊重爲人所稱讀書務通大指爲文恢博有氣紹興初舉進士中第授左迪功郎調紹興府會稽縣主簿秩滿進承事郎知明州慈谿縣事歲凶民飢公諭富室發廩以糶籍貧民授券以糴上安下濟邑人賴之導德門三鄉之渠溉田甚廣改宣教郎知溫州瑞安縣事轉奉議郎瑞安俗强號難治或謂公宜厲威嚴以彈治之不然不濟公歎曰縣令字民之官愛之如子猶懼不既況奮其武怒以懾威之彼亦何所恃邪催租不下文符第揭道戶姓名通衢爲之期日民樂於不擾如期皆集聽訟多得其

情或問其術公曰吾何術第公吾心使如虛堂懸鏡而
物之至者姸醜自別耳罹內憂去官邑人送者皆泣涕
而返免喪授衢州州學教授日進諸生教以修身厲行
之意不專器人於文字言語之閒轉承議郎用殿中侍
御史吳公芾薦爲御史臺檢法官擢監察御史上即位
覃恩轉朝奉郎時金亮敗盟旣斃而歸其嗣主新立復
遣使來約以舊禮修好而中州遺民又皆相率來歸詔
問所以處之者公上疏曰襁負之民皆吾赤子去墳墓
離親戚捐生業而來歸我其義不可以不納然若許以
舊禮而又納其降人則異日彼必來索索而歸之傷向
化心納之不便其必定計在我以自治爲先而和與不

和付之汜應然後乃可納耳二者在陛下聖志如何顧熟計之尋復有詔問時務所宜公復上疏請明階級以修軍政核兵籍以豐財用禁折變以蘇民力省堂選以抑奔競內外之官皆久其任賞罰輕重務合眾心上嘉納焉隆興元年秋詔以災異求言時上用故相張忠獻公軍淮泗以規進取而議者不一爭獻防江之說公於是上疏極論以爲備邊之要在固藩籬專委任而已今欲捨淮防江卻地奪便非計也而朝廷過聽使督府不得專任閫外之寄臣竊以爲誤矣上然之除右正言入謝首陳納諫修德之說以開上意會有飛蝗之异公又勸上以畏天恤民爲心語益切於是虜人再移書求復

故疆且邀歲幣朝議將許之公入見上極陳前日講和之失使山陵隔絶疆埸無備北方忠臣義士來歸我者反爲虜用而致怨於我皆秦檜之罪今不可以復蹈其失且中原之地皆吾祖宗二百年故土虜盜據僭竊況唐鄧海泗又逆亮渝盟之後吾以兵取而得之者安得以故疆爲言我亦何說而歸之乎旣而宰相湯思退力主和議建遣盧仲賢李栻持書幣賜虜中大臣主兵者公爲上言仲賢輕儇無恥栻自北來其蹤迹不可知宜罷勿遣姑報以書徐觀其變而爲之所上鄉公說而宰相力爭竟遣二人行公又論今廟堂督府議論不同凡邊奏上聞廟堂皆陽爲唯諾無所可否而陰實百方阻

敗其討萬一不爽於事機督府安得獨任其責上矍然稱
善以公語語宰相時楊存中爲御營使悉總殿前諸軍
公言存中自太上皇帝時提禁旅二十餘年權勢極盛
中外憂疑賴太上聖明威斷罷使就第今又無故假以
使名授以兵柄陰凝冰堅不可以不戒願陛下爲宗社
計亟罷存中使以兵屬三衙如故事則天下幸甚疏三
上面論者再竟罷存中會仲賢等出疆虜迎勞如禮朝
廷上下皆喜以謂和議決可指日而定公獨抗言曰和
議於虜人有大利四而在我有未可必者五葢罷兵講
和則彼得以坐守中原休養民力威制小種鋤伏羣盜
此皆虜之大利而我欲與爲敵國請復山陵又必其不

求四郡不索降人不疑邊備此則殊未可必願陛下毋惑羣議先定久遠之規以應其變上欣然開納旣而李栻竟不敢涉淮公奏論奪其官獨仲賢至汴輒許以疆土歲幣輸虜而還上大怒下仲賢吏欲誅之宰相叩頭懇請得免因極言邊備不足恃和好不可不修上不得已復遣戶部侍郎王之望知閤門事龍大淵使虜公遂與侍御史周公操請見力言前遣仲賢已辱國命而大臣不悔前議之失又欲肆臆決遏衆謀不謂秦檜復見於今且虜書要我罷四郡屯兵而以其地歸之如此是彼不折一兵而坐收數千里要害之地也臣愚以爲決不可許若歲幣則俟得陵寢而後予之庶幾猶爲有名

今詳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不止仲賢而已願先馳奏介往議堅決行未晚也上以公奏示宰相宰相請召侍從臺諫議之詔可公上議如前一時侍從之賢者亦多附其說上遂以胡昉楊由義爲爵議官令專議四郡事而手詔之望大淵使議陵寢梓宮降人邊備四事利害以聞二人奏上上燭其姦凡語之依違轉脫皆疊識之以示臺諫公因復伸前論上乃從之時歲十二月也除左司諫會長秋宮建官其內外之屬若干人公上疏論之且請節他冗費始自宮掖以奉邊軍詔諸以長秋爲官者損其七人他亦頗有所減省如公請既而昉及由義與虜議四郡不合大爲虜所困辱而歸思退尚

執前議正言尹穡素以諂事龍大淵得進用又本仲賢姻黨陰附思退以撼督府公因疏論思退姦邪誤國宜早罷黜以靖中外張浚精忠老謀不宜以小人之言搖之上曰思退前議誠失然朕愛其警敏冀可責後效卿其置之至魏公則令日人材物望孰有出其右者朕豈容有此意正使有之亦豈不謀卿等此殆言路有異意者卿為朕諭之公頓首謝曰陛下言及此天下幸甚然宰相之任古難其人正使不得全材寧取椎頓朴實之人緩急猶可倚賴思退庸狡小黠大癡恐誤陛下國計且警敏二字非明主所以卜相之法也退以上意諭同列穡勃然變色明日亦請對於是以王之望為諫議大

夫罷公言職以直敷文閣知建寧府越兩日而有詔張
公罷兵還朝又兩月張公竟罷相以去而和議遂定如
思退等之策矣時隆興二年六月也初公惡檜姦邪面
舉韓魏公富貴易求名節難保之語以警切之檜大媿
恨至是旣得陰結近幸以售其姦遂連中外之力先排
公去之然後罷督府退張公召還四郡戍兵毀撤兩淮
守備務以强虜勢孤上心而冀其說之必用不復能爲
宗社計也虜於是乘勢大入幾不可支上亦悔悟而太
學諸生數百人前後伏闕再上疏請召用公及胡銓王
十朋等而斬思退之望尹穡洪适以謝天下謂之四姦
思退等由是始敗然邊備遂弛不能復張天下至今恨

迄公至建寧崇以惠愛撫其民如爲縣令時掾吏以死
囚獄具至録問輒不承請循故例即訊而已公不可曰
録囚於庭法也吾何容心哉既亦卒無稱冤者未幾就
除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聽覽不倦幽隱必達欲行部
即先移文所至毋得治道路設供帳諸州以例致饋一
不受作觀風九詠以示敦本厚俗之意轉朝散郎除江
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移浙西轉朝請郎以宗正少卿召
還五年權太常少卿侍立官給事中除兵部侍郎時朝
廷欲調沿江數郡民兵列屯江津以備虜公爲宰相言
虜未嘗窺邊民兵未嘗練習無故點集恐徒擾而無益
語聞事寢以足疾求去不許會浙東有風水之災秋稼

盡壞州縣不以聞公以白上上即遣漕臣按視錮租振流亢官吏薇匿者皆抵其罪尋詔公同修國史轉朝奉大夫除右諫議大夫命下之日中外翕然時杭帥周淙多創攝局以私親故秀守徐蕆遣吏持錢買鐙都下聞之恐懼皆亟罷之公入謝陳四事曰畏天曰愛民曰修政曰官人因言治效未易遽言而治象可以立見陛下誠能盡取天下賢才寘之列位自然壯觀朝廷而治象可見治象見則治效因可卜矣上曰善六年正月戊辰大雨震電庚午大雨雪公求對極陳祗畏天戒飭正庶事之說時東宮久未建復奏手疏言之上皆嘉納時上已深悟前日和議之失思欲急致富強以爲恢復之漸

而𨚗人乘間爭售其說有王天覺者以貨結左右陳聚歛擊刺之術皆狂妄乖刺上未之察以爲樞密院編修官臺諫攻之不能動公極論之上始開寤逐去史正志者素以傾巧進至是當帥成都憚遠役則使其黨請復置發運使而以己爲之上然其說公入奏曰祖宗本建此官蓋沿唐制轉東南以餉京師今已居東南而衣食其租稅矣又頗分給武昌建康京口諸軍應上供者數亦無幾而虛立此官甚無謂況正志反覆小人誕妄有素不過欲假此重權割剝州縣侵牟商賈以自爲功耳自今以往法之既密者不復寛法之未密者日加密臣恐數年之閒民愁盜起有以勞聖慮也疏三上且面論

之益切上亦知正志之妄謂公曰吾姑試之耳公於是退而求去上封還所奏手札諭公若曰都俞吁咈前聖所不免卿豈可輕去爲高邪公復求對面請益力上留公亦益至已而發運司爲公私之病果皆如公言正志遂以罪竄而發運官屬皆罷矣公嘗爲上言曰蜀漢之兵可以窺關陝荊襄之衆可以趨韓魏江淮之師可以擣青徐三者之勢相爲掎角不容有偏今蜀道既委大臣開府節制而荊淮之郊東西數千里未有任其責者願擇重臣分以委之則久遠萬全之計也上曰武臣爲之可乎公曰文武固無異道但必得真材宿望足以服軍民之心者然後可以濟國事耳上曰善公言曰中興

之初諸將領兵者皆別選精銳數百人自爲一軍優其廩犒以故驍勇競勸所向有功韓世忠所謂背嵬張俊所謂新隨劉光世所謂部落是也今養兵雖衆而諸將未聞有能爲陛下拔尤取穎以生其氣勢者願陛下之有以詔之也上欣然曰此朕意也卽下其書諸將尋以與修玉牒成書轉朝散大夫再上章求去不許七月除給事中會節將成閔冒請眞俸事覺詔罪官吏之出納者而置閔不問閤門王抃招納妄人謝顯穚稱密旨出境生事詔抵顯等罪而亦不以及抃公皆處駁議乞正典刑章上翼日除禮部侍郎公力辭不拜遂除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去七年詔起公知婺州

辭不獲命再踰月始就道未至除太子詹事兩詔趣行
仍令州郡敦遣公遂入見上慰藉甚厚屬以調護之意
公亦竭誠輔翼凡所以告太子者無非規戒之言異日
召對東華門賜坐從容訪以治道公論士大夫苟且欺
誕之弊及江湖荒政甚悉上皆納之因出手書唐太宗
與魏鄭公論德仁功利之語而書其後俾公極陳今日
所未至公拜謝退上疏曰臣聞仁德者治之本也功利
治之效也大有爲之君務其本而效自至未有無其本
而有其效者也陛下鑒觀古事親御神筆深詔愚臣以
求今日所未至此堯舜之心也臣敢無辭以對臣竊觀
陛下欲承天意而比年以來水旱間作數千里間流殍

萬計是所以承天意者未至也陛下欲結民心而營造
寨屋民不聊生死凍餒者不知其幾是所以結民心者
未至也陛下欲任賢能而張栻一言遽從外補正直之
氣鬱而不伸是所以任賢能者未至也陛下欲退小人
而正志方逐張某適罷韓玉又進是所以退小人者未
至也至於欲擇將帥而內外諸軍朘削士卒專事交結
不修軍政欲恤軍情而移戍江津措置失當使其老幼
狼狽失所欲擇監司而以詳刑之寄付之武臣欲吏久
任而或到官旬日即行改易凡此八者苟有未去則於
陛下深仁厚德不爲無累臣恐功利之效未易可致也
願陛下無以仁德爲難而忘爲治之本無以功利爲易

而速爲治之效欽崇奉若以承天意哀矜惻怛以結民心任君子必盡其才去小人必絕其本廣搜智略以司閫外之權作成武勇以振三軍之氣罷監司之非人申久任之良法自然仁德昭著功利烜赫將與唐虞比隆而視太宗之事有不足爲者矣疏奏上嘉歎再三出以示輔臣詔以公兼侍講公以足疾有加求去甚苦上固留之詔聽五日一參公力辭不許十二月以病劇請致其事上始知公果病除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宮遣使賜以告身衣帶公還家病閒已而復作再奏告老遂以八年四月癸丑卒於正寢自疾革即屛醫卻藥湛然無怛化之意七日而終享年六十有五詔轉一官致仕

計聞贈太中大夫公質實無僞莊毅有守而色和氣溫不露節角人有片善稱歎不已小有不善必面規之自起寒素以至通顯奉養益薄無所嗜好不治生產財利祿賜隨用輒盡不爲毫髮計留自羅內艱不復入私室誨督子弟接引後進孜孜不倦在州縣勤事愛民號爲良吏及登朝廷直言正色遭值聖明開奬納用抑邪與正中外倚以爲重隆興中協贊廟謨經營北向之策尤盡其力當是時國勢幾振不幸爲小人所間以去比其復來則事已異於前日而公亦益老矣然其氣不少衰因事獻言必極其意而後已葢公嘗爲人言先儒有論爲貧之仕者曰俟吾之飢餓不能出門戶也而後計之

此孫言也而聽者不喻則其弊將無所不至夫飢餓而
不能出門戶則死而已矣尙何計之有哉公敬遜誠慤
非欲以大言欺世者而其語如此足以見其所存之素
定而所立之非偶然也少時聞潘左史良貴廷叱奏事
官竊獨歎曰潘公戇矣曷若退而疏之之爲得體乎族
父某部侍郎公輔聞而賞之曰子少年而議論及此異
日立朝當必有可觀者願子自愛至是卒如其言所爲
奏議及他文若干卷藏於家娶朱氏封碩人子男四人
元壽右廸功郎耆壽右承務郎彭壽太學生廣壽敕賜
進士出身女二人適右廸功郎郭戡進士吳洎孫男七
人女三人皆幼元壽等將以是年九月壬申葬公於義

誠鄉疊石山之原以慰辱公知待薦寵之厚俾次其行
事將以求誌於作者請謚於太常且備異時史氏采錄
熹不得辭謹第錄如右謹狀
赤城志人物門進士科紹興五年王應辰榜陳良翰臨
海太守邦彥歷監察御史右正言左司諫知建寧府福
建轉運副使提點江東浙西刑獄宗正少卿權兵部侍
郎右諫議大夫給事中除禮部侍郎不拜以敷文閣待
制提舉應國宮召除太子詹事後除敷文閣直學士奉
祠卒贈大中大夫謚獻肅舊與侍郎公輔通譜系其
風節實相繼事見國史及三先生記朱文公熹所爲行
狀周丞相必大所爲銘子耆壽直寶謨閣兩浙運判彭

壽福建提點刑獄廣壽見乾道八年科名廣壽字成卿歷大理太常丞兼倉部郎中知饒州宗正丞軍器少監都大提點阬冶刑部郎中知撫州寧國府金部郎中司農少卿兼知臨安府太府卿兵刑部侍郎今以通奉大夫提舉桃源萬壽宮

葉適台州州學三老先生祠堂記隆興英睿憤激大勢宜若遽振詹事力守絕和不棄地之策最專一也使堅忍待之虜久當蕩析豈遺種至今哉乾道再入既爲近習擅事迄自退立朝本末天下誦之道雖難行而亦不苟榮其身而止也

赤城新志陳良翰字邦彥臨海人紹興五年進士孝宗時官至敷文閣學士與王十朋齊名卒謚獻肅朱子稱其在州縣勤事愛民號爲良吏及登朝廷直言正色抑

邪與正中外倚以為重隆興中協贊廟謨經營北向之策尤盡其力當是時國勢幾振不幸為小人所閒比其復來則事已異前日而公亦益老矣然其氣不少衰因事獻言必極其意而後已初公少時聞潘左史良貴廷叱奏事官竊獨歎曰潘公戇矣曷若退而疏之為得體乎族父禮部侍郎公輔聞賞之曰子少年而議論及此異日立朝當必有可觀者願子自愛後卒如其言所著有勁正集十六卷今祀鄉賢祠

福建通志陳良翰字邦彥臨海人隆興中知建寧府良翰在臺府時歷詆姦倖直言無隱士論重之乾道初徙轉運副使

又陳彭壽天台人嘉定中知莆田徙知邵武軍廉介明勁鋤擊橫暴惠愛百姓撫摩良善不遺餘力郡人祠之大乾廟之右廡

按彭壽獻肅公第三子後升福建提點刑獄

雜紀

題天台陳獻肅公行狀後　明宋濂撰　宋學士集

濂過濠梁天台王公完出考亭朱子所撰陳獻肅公良翰行狀徵濂題識按孝宗實錄云乾道五年十二月樞密都丞張說奏請置酒延諸侍從上許之說退約客獨兵部侍郎陳良翰不至說殊不平上遣中使賜以上尊珍膳說因附奏臣奉旨集客而良翰不至是違聖意也

已而上命再賜說復附奏艮翰迄不肯來夜漏將上忽報中批陳艮翰除諫議大夫坐客皆愕然此與唐元宗時宋璟卻王毛仲事正相類非有剛直之操者孰能與於斯哉實錄舊藏元之內府革命後竟不知所在朕中既不收修宋史者復失於采輯周公謹紀孝宗聖政雖日具錄又誤指爲同時從官陳艮祐事濂恐後人無所攷焉特爲補鈌授諸公完使藏焉公完字繼遠公之七世孫今出後王氏云

學士陳獻肅公贊　謝鐸　尊鄉錄節要二

和議誤宋日醉以狂屹爲國計惟胡與張繼胡者誰直詞正色北向經營殫不遺力隆興恢復允也其時天不

祚宋百方聞之落落平生公之大節考亭有書袞衣斧
鉞我欲誅檜思退以從九原可作我再拜公
遺文赤城論諫錄

議虜人索舊禮及歸正人疏

臣聞夷狄爲中國患何世無之在人君應之如何耳周
宣王修政事以攘之漢高帝講和親以結之世宗窮甲
兵以討之劉貺謂周得上策而漢無策良有以也今陛
下以敵人索我舊禮不忍以中國爲夷狄屈中原歸正
之人源源不絕恐納之則東南有限之物難於盡給上
勤聖訓臣謂此雖二說其實一事陛下若還其舊禮卑
下而承事之則中原歸正之人在所不必納納之則他

曰彼必見索我復遣之徒爲紛紛而重傷中原向化之心陛下若有一定之謀先於自治和與不和付之泛應則中原歸正之人在所必納儻或憚我煩費而阻卻之曾非勞來安定還集之義將無以慰億兆來蘇之望孰謂堂堂大國而肯自屈於夷狄者乎中國天下之首夷狄天下之足顛倒而莫能解賈誼所以流涕也爰自光堯聖壽太上皇帝上爲親屈不憚卑辭厚幣結以約誓垂二十年逆亮敗盟驅封豕長蛇蹂踐我淮甸蕩析我生聚屠戮我人民神人共憤未幾自斃葛王篡立畏我問罪汲汲修聘太上皇帝姑兼容之遺使報復不謂將命之人臣先自沮卻而虜酋得以驕倨嫚書隨至要我

舊禮葢有以致其然也恭惟陛下躬睿智神武之資負剛健文明之德初政之臨正蚤夜淬厲以恢復自任之時也少有屈抑則萬事解體矣若謂屈已修好則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昔日之盟質之神明彼一旦不顧如此詎保後日之盟終始而不渝乎今當定我之規模審彼之情狀斯可以應敵耳何謂定我之規模請以形勢言之川蜀之險可以折關陝之衝荆襄之甲可以蹴韓魏之郊江淮之師可以擣青齊之墟陛下嘗委重臣以經綸之矣當明賞罰以馭將帥嚴紀律以齊士卒修築要害之城儲蓄糗糧之備明斥堠謹封疆先爲堅守不可勝之計則觀釁而動待時而發無施不可如是則在

此自治之策得矣何謂審彼之情狀請以虜人常態言之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此其常態也折衷之議當出於我昔澶淵之役射殺撻覽虜人方議請和眞宗皇帝不忍窮兵興寇準議合命曹利用使之準戒利用歲幣之數不可妄增卒如我約元昊之叛西師久不決契丹以我爲怯聚兵境上要我關南十縣仁宗皇帝命富弼報聘弼宣以威德諭以禍福虜酋感悟至於獻納二字反復數四卒修舊好近者虜人內懷篡立之憂外當敵國之患朝夕惴惴惟恐人之謀已先遣使人來通和好使我之報使與之曲折辨論曉利害之所在必未敢肆大言而妄有要索此機一失彼得以虛言聳動

我遂至望風沮抑陛下盛德雍容若未忍驅赤子於鋒鏑之下不欲遽逆其詐僞之情當以敵國之禮移文對境諭以聖意彼若我從然後遣使聘之不然則吾封疆既固邊備既修出而應之何所不克儻陛下曲從權宜之策受屈辱之名必至弛我邊備還彼新疆損宗社之威靈增敵人之氣燄非臣之所知也臣備員臺察誤蒙聖問輒竭愚忠無任戰慄之至 九月十日集臺諫上

論剛德疏

臣聞天以剛德爲主故轉運而無窮人君法天以剛德爲主故應變而不匱聖人之作易於乾卦有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乾之七德以剛爲首故於天則曰行健於

君則曰自强人君將欲大有爲於天下可不取法於斯
乎恭惟陛下沈潛之志得於天縱果斷之誠發於自然
動靜語默密與道會可謂見天地之心通神明之德矣
臨莅之初正聖人作而萬物覩之時也其恢張治具當
先以剛德爲主然後賞罰由玆而可明風俗由玆而可
正財用由玆而可節號令由玆而可一何謂賞罰可明
易之大有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本乎其德剛
健而文明慶賞刑威人主之至權也賞當功則臣下勸
罰當罪則臣下畏儻名器濫而冒賞衆典刑輕而畏法
鮮將何以勸善而禁非故烹阿而封即墨威王所以大
治也何謂風俗可正易之履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本乎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蓋士農工商皆民也而士尤爲風俗之本儻爲士者不安選舉之法而望速化從宦者不安州縣之職而望超遷弈競成風巧僞相扇將何以厲廉隅而化庸懦故聘嚴光而起卓茂光武所以中興也何謂財用可節易之節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本乎剛柔分而剛得中今也州縣之吏星火而急征求祠廟之官安居而食廪餼或增秩以加俸或起例以添差故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李吉甫所以陳省幷之說也何謂號令可一易之渙曰渙汗其大號本乎剛來而不窮蓋發號施令安危所繫今也令之弛張或由臣僚之奏陳法之苛細或自有司之申請議論則未

精思慮則未審遽著之令甲載之續降本末舛逆首尾
衡決吏緣爲姦民聽愈惑故前之所是著爲律後之所
是疏爲令杜周所以被刻深之譏也故凡此四說者本
乎剛德則可行行之而能久也不本乎剛德則未必能
行行之未必能久也洪範曰沈潛剛克繼之以惟辟作
福惟辟作威中庸曰唯天下之至聖爲能聰明睿智足
以有臨繼之發强剛毅足以有執剛之不可已也如此
臣願陛下專以剛德爲主核名實之當示黜陟之公則
賞罰明矣進廉靜純實之人退浮躁衒露之士則風俗
正矣嚴撙節之制去冗食之員則財用節矣除繁密之
禁申簡易之條則號令一矣持之以堅行之以久將見

朝廷之政穆穆而迓衡海隅之民皥皥而擊壤中興之業自此可成矣臣不勝管見惟陛下裁察

議選人改官疏

臣竊謂善捄弊者塞其弊之源而已矣不塞其源而障其末流法日益變而弊日益生亡益也保舉之弊在今日爲甚盍亦究其弊之所從起而治之乎議者欲變其法以通之殆見其徒爲紛更未見其有補也夫任滿六考舉足五員而後改秩此祖宗法也祖宗之法非不善也行之既久不能無弊非法弊也人弊之也此所謂弊之所從起者安得置而不議是故貴長官之賢者而用之則其屬之不賢者不容冒舉也不擇其舉者而求所

舉之賢是立曲木而求其景正之喻也貪者不能引廉潔者不能識遠諛者不能容直理勢必至又何疑乎故以擇長官爲先內之六部卿監長貳外之監司太守皆所謂長官也可不重其選乎故長官得人則其他可以次第理也且今日所謂保舉大弊非託於權要則出於貨賄也以貨賄取與固有之矣然稍有識知冠裳而曰人者已羞薦之託於權要則雖中人以上皆不能免況其下者乎今欲革貨賄之弊則當準贓罪以定法與之者及受之者隨其多寡輕重例寘典憲則雖黷貨者亦少戒矣冒進者亦少息矣今欲革權要之弊則自宰執臺諫侍從與夫左右近習之人皆不得有請於舉官嚴

立法禁以爲之防則所謂權要者亦有辭於人矣擇長官以清其源嚴請託以防其姦保舉之弊十去五六也其間節目猶有未盡者請得畢陳之保舉之法有云如後犯入已贓甘當同罪其法固存而不行也非不行也有自首以原之也同罪則太重自首則太輕太重而難行固也太輕則彼亦何所忌哉謂宜折輕重之中爲之制以示必行如曰所舉犯入已贓者降一官停一任不得以首免赦原則舉者知有所擇矣舉者有所擇則爲之屬者莫不强勉修飾以求上之知懲貪薄當自此始若曰用年勞而不必舉主則孤寒者愈困而權要者得志矣孤寒者得官動輒待次數年而後赴權要者今日

罷官而明日有所處矣故孤寒者考任常不足而權要常有餘此年勞之說所以不可行也若曰寬改秩之歲額減舉主之員數以振淹滯則是益啟僥倖之門也往者權臣用事狹進士之路官無正員往往兼攝諸路職司多不除人故改秩者一歲不過五六十人今則不然每歲改秩者近百人矣視曩時已倍又可加乎此減舉主寬歲額之說所以不可行也抑又聞仁宗朝選人當改京秩雖有司引對法所當與亦自察其當否乃可之至和中判吏部銓賈黯引對雍丘縣主簿諫請不繇有司第與幕職知縣而已其後寧海軍觀察推官胡宗堯嘗坐以官舟假人得公罪已除落而奏舉當改官奏入

御批與循資判流內銓歐陽修面奏帝曰吾聞州縣多徇私請欲因以是懲之今若於引見之次遵用祖宗故事審度人才出自聖斷庶幾名實綜核有以彰聖朝得人之美不勝幸甚

應詔書條具闕失疏隆興元年七月二十一日

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今陛下覩天象之變因臣僚之請命侍從臺諫條具當今闕失以聞仰見陛下嚴恭寅畏務得應天之實也臣竊惟仁宗皇帝慶厤六年三月朔日有食之謂輔臣曰天所以譴告人君願罪歸朕無及臣庶也凡民之疾苦益思詢究而利安之是年六月星變又謂輔臣曰國家雖無天異當

常自修警況因謫見乎猶與偉哉茲仁皇所以享年有永時臻太平而澤遺後嗣也陛下嗣膺大寶於茲二年迺者六月庚申日有食之七月上旬太白晝見水災飛蝗損苗害稼爲患滋甚靖惟災異之來誠見上天仁愛欲警戒陛下凡厥臣庶因此以仁祖望陛下也陛下惟欽崇奉若夙夜祗懼儆精神於蠖濩際天人於和同然修德之驗必於人事見之葢人事盡而天理得人事乖而天理違必然之理也今天下之事多矣臣未敢縷舉以涵天聽臣願陛下先正心誠意端已飭躬謹邊防以保兩淮之民推恩惠以消乖盭之氣以爲應天之實臣聞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兩淮之億兆皆陛下赤子今以

邊防未備日夕惶惶如魚在沸鼎可不思所以安之乎臣所以欲謹邊防以安兩淮之民也然謹邊防之說有三藩籬不可不固也委任不可不專也幕府不可不擇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爰自艱難以來駐蹕於臨安譬如堂奥大江之險則門戶也長淮之阻則藩籬也辛巳冬虜犯淮甸蹂踐我疆土殘害我民人太上皇帝命將遣師驅犬羊之羣掃腥羶之氣而兩淮以清陛下天臨首命張浚以經理之浚初以恢復自任志在伊吾之北而兩淮區處之方未遑也自符離之潰方行措置今其規模以要害之地則屯重兵低窪之地則為陂濼平漫之地則欲清野然而事未就緒民心皇惑指以秋高

豈容踰牆臣願陛下嚴賜戒飭俾惜分陰以圖之淬厲將士作其聲勢必使隄防森密斥堠嚴明靜有難犯之形動有必勝之計庶乎藩籬固矣議者謂兩淮延袤秋高水落人馬可涉恐未易保不若退而防江嗚呼是何言之不忠也春秋書鄭棄其師言自棄也紀侯去其國言自去也議者之言何異於是況長江之險本吾內地若與虜共何以固圉川廣荊湖之綱運通泰兩州之鹽利萬一邀阻害將若何使其築室反耕與吾對壘其禍可勝言哉臣所謂藩籬不可不固者此也任賢勿貳疑謀勿成陛下用張浚於眾言淆亂之時付以督府本兵之柄可謂之任專矣未幾浚輕用庸將之謀馴致宿州

之敗常情已謂有指縱之失陛下獨明其勝負兵家之常再用不疑責其成效視郟之敗而不廢荀伯穀之恥而猶用孟明無以異矣邇者龍督府寢便宜朝廷姑欲殺其專或謂難以責其效疑則勿用用則勿疑不可不察也況江上之兵分屯淮上保淮守江權不可分陛下初下視師之詔繼命楊存中爲御營使先爲江上之行未幾中寢天下莫不仰欽陛下聰明睿斷不惑如此今也視師之舉少緩而存中使名未寢中外疑之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近聞朝廷以三十萬貫委用存中回易然回易之事其弊甚多侵漁商旅朘削細民翔踴物價偷瞞官稅斂怨於公上繼富於私室擬者太上

皇更化之初嘗一切寢罷之後軍中稍稍又行今來委存中以回易是可已而不已者也臣願陛下將存中使名及回易并賜寢罷庶乎張浚知責成之力而後效可圖臣所謂委任不可不專者此也戎幕參佐賓謀主也幕中之畫堂上之奇而三軍是賴裴度用韓愈而成淮蔡之功房琯用劉秩而有陳濤斜之敗其為利害不相侔也如此今張浚幕府之用人皆不逃聖鑒然其間高談有餘濟務不足者臣願陛下命二三大臣遴選賓材為時倚重者以易之庶幾軍務有濟誠非小補臣所謂參佐不可不擇者此也此三說皆保淮之急務願陛下斷然行之則兩淮之民有奠枕之望矣豈不謂應天之

貴乎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
其國危求所致之祥異繫人情之慘舒東海殺一孝婦
猶足以致旱況人情有未便可以干和氣者得不思所
以救之乎臣所以欲推恩惠以銷乖謬之氣也然推恩
惠之說有四蠲告之擾可寢也勞役之民可卹也海舟
之賞可優也出戰之實可核也國家閒暇之時常賦之
外未嘗科斂及其多事百色軍須出之民間惟官告之
蠲科價太重告之上者五七千緡次者亦不下二三千
緡豈人閒有力願就哉雖存勸誘之名實有抑配之害
訟諜紛紜日至官府臣願陛下特降睿旨行下各路州
郡截日住賣庶幾民力可少紓矣臣所謂蠲告之擾可

艘者此也□□□浙之民牽挽舟船般運□□□□□□之民陸運抵□□□極邊不拘老弱不問寒暑□□□□□□□未有恩惠以及之得無胥怨臣願陛下詔天下州郡攷役使之籍特與蠲免丁稅一年仍須更番役使務在均平庶幾德意徧及臣所謂勞役之民可卹者此也昨者李寶焚賊舟於膠西以清海道糾合福建浙東海舟以成此功瀕海之民以舟爲生官司搜索津發豈出清願論經營則廢其漁業攜駕則仗其篙師出戰窮年辛勤亦甚後來奏功上各補一守闕進勇副尉而已今則措置海道又復發遣人多怨言深慮未便臣願陛下命樞密院將前來膠西出戰船主再行討論量

加賞與此臣所謂海舟之賞可優者此也前日宿州之潰由主將失律非兵之罪有重傷輕傷之兵有臨陣陷敵之兵諸將各以新兵補填遂泯其迹使被傷者茹苦而無告戰沒者銜怨於九泉臣願陛下詔宣撫司疾速盡數核實來上或官其子孫以慰忠魂或給其財帛以酬勞苦臣所謂出戰之賞可核者此也此四說皆推恩惠之急務願陛下斷然行之將見和氣橫流薰爲太平矣豈不爲應天之實乎臣又聞王者繼天而爲子其興事造業建功立勳非上承天意爲天所保佑何以有濟乎恭惟陛下聰明如帝堯智勇如成湯側身修行興衰撥亂如周宣王以仁厚之德濟英雄之資如漢光武誠

能兢兢業業所行必正道所近必正人凡一施爲一注措無不以合人心承天意爲念去其華而務其實圖其始而要其終自然福祿日來休祥日至何患夷狄之末平疆土之未復哉

論修德疏

臣嘗觀天下之理有以德勝有以力勝以力勝者必亡以德勝者必昌昔始皇吞二周而亡諸侯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宇內自謂當傳萬世未幾一夫作難而七廟隳爲天下笑此以力勝而亡者也少康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故能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此以德勝而昌者也振古以還未易縷數臣請以辛巳

冬江上之事明之黠虜肆凶長驅封豕舉國南下直有吞噬之意太上皇帝專修德以應之內則政事無不舉外則備禦無不至我方以道德仁義爲主彼專以誅殺屠戮爲事上天之應當如何哉宜渠魁不待殲殄而自斃也德之與力豈不明甚恭惟陛下以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而臨莅天下知尙力之失鑒修德之驗故嚴精誠以應天示寬大以惠民陛下之心與太上皇帝之心可謂脗合而無間矣邇者星文晝見尙未消伏飛蝗蔽野尙未殄息上天所以出災異示陛下者欲陛下祇畏而益加修省也臣區區之願專以修德爲言者蓋修德之實當驗於人事者也昔成湯之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

不節耶民失職耶宮室崇耶女謁盛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卽是以自警戒所以修德矣而旱果不爲災宋景公憂熒惑守心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則曰相吾股肱可移於民則曰君者恃民可移於歲則曰歲饑民困子韋曰天高聽卑君之言善矣熒惑果爲之退舍由是觀之人君修德足以應天豈不章章者哉恭願陛下兢兢業業日思政事之有未至者或民瘼之未求刑獄之未卹賞罰之未中浮費之未省諂佞之未去公忠之未進凡可以干和氣者日與二三大臣詳議而講求之況今夷虜未平干戈未息謹自治之策以安民和衆嚴邊防之備以保大定功皆修德之實也既足以合人心自足

以當天意將見銷變起禍於冥冥之中而國祚永寧矣彼區區尚力者豈可同日而語惟陛下念之

論風俗委靡疏

臣竊謂天下風俗之弊亦云甚矣學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為智以危言正論為狂戇日有符離之役則爭陳保江之說近日有講和之議則競贊賂地之謀但知為進身之梯媒曾不卹國家之大計無事之時既贊諛而導佞則利害之際詎能仗節以捐軀委靡之俗相師成風甚可畏也蘇軾嘗論西漢之衰其大臣守尋常務大略元成之間公卿將相安於祿位顧其子孫低回畏避以苟歲月而杜欽谷永輩又相與彌縫其闕而緣飾之故

其衰終以不悟此言誠不可不監也然欲革含舊之弊莫若求天下忠直之言進平昔譽諤之士養臣下激烈敢言之氣如是天下之風俗不勞而革矣恭惟陛下登臨大寶之初首下求言之詔凡搢紳之士與夫芻蕘之賤皆得以囊封投匭上達聖聽諒其所陳無非朝政之缺遺生民之疾苦邊方之利害雖降付後省看詳未聞施行其言旌賞其人者臣願陛下於清閒之燕時賜省覽有議論勁正可裨治道取其尤者施行而旌寵之自然嘉言日進妄言日退矣臣昨因奏對乞賜收召忠讜之者舊拔擢鯁槩之臣僚已蒙陛下可其奏矣然尙未聞收召拔擢之命則德望之臣雖有惓惓不忘之忠直

諒之士雖有蹇蹇匪躬之節何自攄發邪臣願陛下詢訪耆舊早加收召兼聽讜言時賜拔擢自然公忠日進諂諛日退矣風俗一變實國家根本之福也臣猥以虛庸誤當言責輒罄孤忠冒瀆天威惟陛下赦其狂愚

論恢復志略疏

臣聞立天下之大志就天下之大業者不可以常道拘也觀諸往牒英睿之君當經營規畫之時其深沈之度經度之謀祕而不露故句踐報復之志維持上下未嘗一日忘吳而吳弗知也高帝懷鄧侯之謀隱忍入漢中而楚弗知也光武值伯升之釁戒馮異無妄言而更始弗知也是皆躊躇卻顧待時而動如猛獸之欲搏鷙鳥

之欲擊一舉成功而天下始知其無敵也伏惟陛下規模宏遠如高帝沈幾先物如光武期於報復如句踐可謂欲成大志就大業也毋忘王業之艱難憫中原之淪沒非不能長驅直擣以復祖宗之境土然而宵衣旰食專尚人事之修以待天時之定講和好以交鄰非示怯也裕吾力也案兩淮以據險非勞眾也固吾圉也擇將帥以守邊防嚴斥候以壯士氣孳孳業業未嘗自暇自逸觀前古大有為之君何以加此臣聞昔人有言陽與之和陰為之備言陽所以顯言陰所以藏虜使之遣幣果之將因顯諸仁矣備禦之方經理之策蓋亦藏諸用乎臣願陛下監句踐圖吳之志做兩漢興王之略自然

動靜之間罔不如志而大業可就矣

論中興當爲持重之計疏

臣聞天下有至難之事非大有爲之君不能圖也古之爲創業之說則曰創業難爲守文之說則曰守文不易是固然矣然而創業之君一意恢拓守文之君一意於持守而已惟中興之君則不然居守文之世而欲圖創業之功鎮之以靜則墮委靡之習而國勢幾於削弱發之以剛則因動靜之幾而社稷之安危繫焉視創業守文豈不兩難哉恭惟國家藝祖太宗以神武定四方真宗仁宗以恩澤洽天下聖聖相繼積累厚矣自靖康之後京邑淪於異域衣冠汗於腥羶太上皇帝南渡以來

翦除强梗拊摩凋瘵每以自治為急陛下稟神聖之資負英武之略抱大有為之志嗣膺大統於今九禩日以故疆為念誠社稷生靈之幸然今日之事極前古之所難將欲如唐文皇之恢拓天下專事征討邪彼取他人之所有而經營之故得以銳進而直前陛下席祖宗基業之厚荷太上付託之重其可輕為之乎將如晉元帝僅全吳楚以苟歲月邪彼之志蓋安於江東坐視生靈塗炭而不知恤陛下方以版圖未復為念國恥未雪為憤又可但已乎二者事之至難陛下處之必思為兩全之計可也臣愚欲望陛下當無事之時則念中原百餘州淪於左衽而日為宏遠之圖當謀事之際則思祖宗

二百年宗社付託之重而每爲持重之計庶幾盡聖人經綸之美得帝王萬全之道矣惟陛下留神

郎中鹿伯可先生何

赤城志人物門進士科紹興三十年梁克家榜鹿何臨海人字伯可歷監登聞鼓院通判吉州知饒州諸王宮教授屯田金部郎官年五十二乞致仕進朝奉郎直祕閣官一子以華其歸時號見一先生子昌運知連州

臨海縣志鹿何字伯可紹興庚辰進士清風介節淡於進取朱文公雅重之歷金部郎中年五十一乞致仕孝宗嘉其恬退晉朝奉郎直祕閣官一子以華其歸賜號見一先生親揮宸翰賜之有云見一先生榮歸故鄉過

府州縣如朕親行以是繕部給以龍亭載之而先導經過鄉邦守令朝服郊迎如禮公歸家於白竹嶼終不復出穿後郡守丁璹以公與石磬商飛卿陳耆卿併郭磊卿杜範爲六賢立祠祀之令祀鄉賢

吳子良州學六賢祠堂記今夫朝廷尊安名位寖通顯矣而投簪於未暮之年脫屨於必爭之地孰有如鹿公者乎是故鹿公之遯居野也貪頑者可使恥躁競者可使息

程史孝宗朝尚書郎鹿何年四十餘一日上章乞致其事上驚諭宰相使問其繇何對曰臣無他顧德不稱位欲稍矯世之不知分者耳遂以其語奏上遂其欲時何

秩未員郎詔特官其子凡在朝者皆詩而祖之何歸綮堂扁迨見其盍取人人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之句而反之也何去國時齒髮壯不少衰居二年以微疾卒哉較其積閥謂雖居位猶未該延賞天道固有知云所官之子固昌運余在故府時昌運爲左帑常因至北關送客與勝之爲余道其事今知連州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紹陶錄二卷宋王質撰質於淳熙中奉祠山居以陶潛陶宏景皆棄官遺世其同時唐汝舟鹿何可繼其風因作此書上卷載栗里華陽二譜各摘其遺文遺事爲題別爲之詞下卷記唐鹿事而附以林居詠物之詩

台州札記鹿郎中何世世居臨海東鄉白竹𡕀𡕀所居山水清佳極園林之勝居見之堂曰止室曰小東山曰桂堂曰雲龕曰柑隅曰桃蹊曰月沼曰星潭曰三友逕曰竹塢曰梅坡曰松嶺樓攷媿俱有詩見集中見一堂尤著名攷媿有再過鹿伯可詩云云（詩見後）

紹陶錄書鹿伯可事士大夫挾才宏者交世深脫然遺之才空則世疏同年鹿君鄉之奇哉君名何字伯可再舉登庚辰甲科資精悍才踔厲微官已張奇聲貳廬陵益著能事遇事如照鏡取形馭吏如取炎燔石也以故臨莅者多詘體降心接之他所扞格者屬君從容如辨白黑久稍遷爲郎鬂鬂矣無何亟引章求謝事年五十

有一也謝公廓然開之與君同自出天台尊事如師資開之承上睠渥甚昵鼎席近矣乘推致趣近列見君退心堅歸辭苦不遺餘力軛之侵尋通簡上意上亦愛憐弗忍使去也君自以喪室家喪兄弟叢哀抱疾他流者以爲不舍去無以延於世人皆覺其爲辭端不爲是也君宰獨知其□□寓直延閣遺之將以感動其有懷而未決而風厲其不然者於邦風豈小補哉君今居鄉强健初無他怡愉良有適也閒語所厚曰吾無心路酬世態爾姑蘇沈繼祖述之聯官者言之他皆同辭異時同題名大臣公卿班班矣先有濟民（按臨川唐汝舟字濟民宰黃梅易祠官歸）後有伯可兩君振此風夫豈無繼之者癸卯正月十五

日泰山王質書 按質字景文興國人紹興三十年進士

贈詩輓詩

送鹿伯可致仕歸天台兼簡致政龍學給事吳明可丈 周必大 天台續集別編下同

垂車七十古來稀況是丁年解鞅韈神武衣冠宏景挂都門供張仲翁歸前銜新命俱郎宿處士儒官總少微李尋傳少微四星主處士儒學之官今以祕閣休致官故云林下若逢龍閣老爲言台嶺轉光輝

送鹿伯可致仕歸天台 王曉

握蘭背受二毛侵高節須知映古今煙閣雲臺辭帝闕風裘雪帽返家林殿廷不待新鳴玉里舍聊揮舊賜金

猨鶴不須驚與怨道人軒冕本無心

聞仰可郎中鋭然有冥鴻之舉小詩奉慶　吳芾

郎省聲猷藹搢紳看看步武到通津合留北闕枝宸極

卻向西谿整釣綸媿我暮年方謝事羨君壯歲便抽身

時賢莫把衰翁比林下如君只一人

鹿郎中山居　高似孫

非是拜龐公何由識此峰自唐無兩見如漢有高蹤逕

吐歸來菊山連種老松輕飛雲似健精鍊玉爲容鶴要

親題竹猨常認擊節花深多不見葉響卻相從天最知

陶亮人難揖戴顒一來非小事吝到此皆溶　當作融

寄題鹿伯可見一堂三首　范成大

夢覺春闈俱轉蓬仙凡無隔玉霄東聊攀鐵鎖問何似豈敢避堂邀益公
生來於公一歲長決去媿我三年遲今世誰不落第二著鞭尚讀堂中詩
雪谿興盡船當回卻擬金陵游天台經行見一堂前路轉入湖山尋誤來謂仙居吳公
再過鹿伯可樓鑰
又上先生見一堂淡然賓主兩相忘不知海內清風滿但覺山中白晝長小雨絡林妨蠟屐靚妝環坐快瑤觴曲終扶杖欲歸去朗詠白駒三四章
挽鹿伯可郎中二首朱子

造辟謀謨遠勤民志廬專中身謝軒冕畢志友林泉出祖傾羣彥歸來足亞賢誰令行樂地容易鎖寒煙

疇昔東州路音書僅一通承顏終未遂仰德竟何窮野哭悲能遽巖居計莫同關心九原下無樹不高風

見一堂集序　樓鑰　攻媿集

赤城鹿公以望郎顯於熙寧熙甯當服官政之年不以病不以故致爲臣而歸天子旣寵褒之朝之名卿大夫學校之士爭爲歌詩以餞其行郡太守侈其事哀以爲見一堂集傳於世將三十年矣其子龍泉大夫又輯一時諸公寄贈若山園留題等益之爲十卷所以顯揚先君子之清風峻節歆動中外益其祖帳之盛如二疏歌詩

之多如楊巨源而其齒尚強其去尤高雖時移歲久一覽此編赫若前日事眞足以廉貪立懦也觀夫大篇短章鏗鏘眩晃極其形容之美寫其慕欲之懷非不欲庶幾公之所立也然而至今未聞有繼之者豈非坡公所謂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者哉鑰初謁公於堂上實與周子及彭子復同之獲陪杖屨接觴豆於煙霏空翠之表退而賦十二詩以獻其後又嘗銘公之墓故龍泉復以序題爲屬自惟宦情素薄而投閒十年屢更奉祠淟涊戀棧視公不待年而去誠甚不勇然親在爲養尚得自恕也今免喪未死年甫七十眞老矣方將上挂冠之章期於得請是敢落筆而不辭公之本末

具於誌銘龍泉亦已繫之卷末茲不復贅

台學統卷五

台學統卷六

黄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氣節之學六　清節三

御史王進德先生敏

赤城新志王敏字進德寧海人修德之兄其從兄蘊德亦以文章起家爲燕府紀善敏氣剛不與人款狎讀書至忘寢食家貧甚或飲食不時則飲水啖齏怡然若飫粱肉人非其類雖欲飲食之不能也牀褥稍溫輒棄去獨臥木榻上曰吾身當適四方其甘苦未可知以太學生分教忻然暇日與邊將習騎射邊將奇其材而哲

其清介於常所燕會處密置美姬伺其醉鑰之而去既覺身自破壁取廏馬乘之以還諸將驚謝懿文皇太子一日謂太史宋公曰世道日漓人其無古者乎宋公以敏對太子動容稱歎曰何異魯男子也嘗督運舟川峽悍急同行者多舍舟登陸敏曰王事君命也死生天命也祇君命以俟天命何以陸爲且舟失累人已獨安乎後他舟覆溺甚衆陸行者皆獲譴敏獨不坐遷監察御史 按修德名琦 蘊德名璞

王進德傳 方孝孺 遜志齋集

王進德者名敏台之寧海人其上世多爲儒以進士官於宋而從兄璞字蘊德尤文而賢進德兒時從長兄籍

觀縣庭見縣令威儀甚盛歎曰吾豈不足爲彼邪從兄聞而奇其志因令入縣學爲諸生同舍治經爲文詞者易進德年少問其文法靳不以告進德憤且習兼日夜攻習不休踰年輒出其上進德氣剛有廉隅不與人爲款狎其所爲事每欲異衆人其家固貧嘗其爲學饑渴歸取杯水飲依依然若飫粱肉者人非其類雖欲飲食之不能也嘗與友夜讀空室中夜半鄰女叩門求宿甚哀其友欲納之進德扣門厲聲罵曰吾在此誰敢入此門因疾呼使聞於外其友媿謝不敢出聲女遁去後學舍諸輕蕩士指目進德相戒不敢爲非義或飲酒歡笑聞其款步即皆畏避始易之者至是皆歎服之會太學

徵郡縣主遂貢於京師試列高等廷議遣太學生分教北方賜衣陛見以行進德得太原時天子方注意太學學中少年被寵顧異甚人預近事外官見諸生秀才從京師來奔走伺候若貴戚重臣其分教者亦多驕橫奴視吏民不爲禮進德獨以禮自約束如平時不復過淮分守令敬愛退相語以爲儒者不可媚犯藩鎮主將苦其清介異己欲試其所爲召使飲酒牀幛婦人於偏室酒酣內進德其中鑰門以去進德入見婦人大呼排門取廄馬乘之逃還主將驚謝稱之以爲難後徵分教諸生還京師郡邑恐其人奏發已罪多賂以金錢貪者受至數百千緡進德詩揖辭父老即行無毫髮私奉自監

收嘉興新城糧後督舟運糧輸蜀峽江悍急行者多舍運舟陸行爲自全計進德坐舟中不顧曰王事君命也死生天命也祗君命以俟天命何以陸爲後自全者多以失舟獲罪進德拜監察御史旬日以例免歸再起爲刑部司獄坐微法輸作赦歸暴疾五日以洪武十五年五月初八日卒於家年三十有六進德容貌端偉有威重慎交與不挫屈於人而善事父兄得孝敬意其所從爲學從兄蘊德方進德卒時爲紀善於燕王府還書與弟琦相弔極痛惜之琦有文章謹操行有名然常語人謂不若進德葉伯巨居升郭濬士淵皆奇士伯巨以上書論分封事死濬亦言事後以他事死二人皆負豪氣

衣服人至稱進德則自謂弗如也

贊曰金華胡翰先生高介人也嘗與余論獨行士自言於衢得一士人曰汪琎余昔至京師見琎故嘗仕斥不用敝衣繩屨閉戶纍然卒以窮死然其論議犖犖不少貶而進德亦喜琎為人古所稱方以類聚者進德與琎之謂邪跡進德操持可謂篤義君子矣而所遭乃如此邪罕言命其以是夫

僉憲魯希文先生穆 子崇志

明史列傳魯穆字希文天台人永樂四年進士家居褐衣蔬食足跡不入州府比謁選有司餽之贐穆曰吾方從仕未能利物乃先厲州里乎弗受除御史仁宗監國

慶上封事漢王官校多不法人莫敢言穆上章劾之不報然直聲振朝廷遷福建僉事理冤濫摧豪强泉州人李某調官廣西其姻富民林某遣僕酖李於道而室其妻李之宗人訴於官所司納林賂坐訴者繫獄久穆廉得其實立正林罪漳民周允文無子以姪爲後晚而妾生子因析產與姪屬以妾子允文死姪言兒非叔子逐去盡奪其貲妾訴之穆召縣父老及周宗族密置妾子羣兒中咸指兒類允文遂歸其產民呼曾鐵面時楊榮當國家人犯法穆治之不少貸榮顧謂穆賢薦之朝英宗即位擢右僉都御史明年奉命捕蝗大名還以疾卒命給舟歸其喪始穆入爲僉都御史所載不過𧞤衣〔衣〕衍

書吳中贈以器用不受至是中爲治棺衾乃克殯子崇
志歷官應天尹廉直有父風
赤城新志魯穆天台人丙戌進士累官都察院左僉都
御史一統志稱其剛正清慎敭歷中外三十餘年被服
一如寒士所著有葩經或問禮記日鈔
台州府志魯穆字希文幼穎悟風骨峻整異常兒稍長
能自力學攻苦食淡毅然以名操自檢大書座右曰人
常齩得菜根則百事可做永樂丙戌登進士第賜歸於
是屏絕人事益肆力問學及召戒行有司贈鈔萬緡謝
弗受或曰贐常禮耳穆曰吾仕方發軔顧未有以及民
乃先厲鄉里可乎聞者歎服授御史嘗覈江北諸衛糧

糴及巡兩淮鹽法監給龍江抽分竹木局薪炭所涖皆沉務而綜理周密吏不容姦外艱去哀毀逾禮服除拜福建道監察御史自持侃侃介然不可奪時成祖幸北京仁宗居春宮留守漢庶人遣諸臣者將校出外縱爲不法莫敢言者穆啟仁宗深言其忠章寢不下未幾庶人事敗皆如其言常州巨商厲治問當斬蘄鄉人居京師胡姓者懷白金三百兩乞滅其罪穆曰汝豈不知我邪使我欲富則不須今日矣竟置之法賓客相見無一言及私洪熙改元秩滿升福建僉事理冤滯絕貪墨摧豪右舉劾無所顧避泉州進士李思義調官廣西妻吳少而美與富民林肆中表嘗私焉肆乃謬爲親暱令黠

僕匠人爲思義護行至中途謀毒思義及其姪殺之吳歸肆遂納焉李氏族人訴於郡得厚賂反罪告者復訴臬司亦如之積十餘年穆至廉得其情擒肆與吳一訊輒服卒正其罪漳州民許某（按明史作周允文未詳孰是）家裕無子以姪爲後既而妾生子乃更與貲三之一託其子許死其姪言子實非吾叔出也逐之奄有其貲妾訴莫爲辨者穆至漳妾攜孤言狀穆取孤別置之召父老問嘗識許某者得數人問曰汝識其子否皆曰未嘗識也乃於市集諸小兒密以孤子雜其中令諸父老別之諸父老指曰此兒甚類許某即孤子也事遂白悉歸其貲晉江縣有陡閘四所以蓄洩水溉田數千頃民賴之爲豪勢

所專歲旱民不能得水訴於穆執事利者械以徇衆民皆驩呼鼓舞瀕海之閒每聞穆至善者生色惡者褫氣英宗嗣位大臣薦其治行驛召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贊肅憲紀寬猛適宜奉命捕蝗大名廣平躬行阡陌勞徠不倦害息民不知擾既而觸炎暑稍感痺疾正統二年六月方治事暑疾作昏眩卒止遣禮部左侍郎章敞諭祭仍給舟歸其喪穆剛正清愼內恕外嚴執法不回不苟取與儉約如寒士與人交澹如也既卒幾無爲斂公卿聞咸致弔賻始克襄事穆深於經學所著有䌷經或問禮記日鈔竹素游思等稾見一統志及分省人物考

福建通志魯穆天台人宣德中爲僉事剛正清謹介然有守敭歷中外三十餘年被服一如寒士

葉良佩名臣五公傳魯公諱穆字希文天台人登永樂丙戌科進士以請告歸鄉杜門不出未幾戒行縣長贐寶楮萬緡辭弗受或勸之受則曰區區始出仕而可以此自累乎還朝拜監察御史以風裁見推時仁皇監國漢庶人爲不法公具啟以聞常州巨商羅法當斬託公鄉人餽金三百鎰乞減死公斥去之鄉人以姻戚故復來則執而寘之法擢福建按察僉事泉有進士李思義其妻吳少而美舊與中表富民林肆者私思義調官廣西林令二黠僕從行謀殺思義納吳爲小妻李之族訴

於司府李受賂以誣坐之積十餘年不決公至廉得其情一訊即服其他讞疑摘伏類如此眾咸以爲神秩滿召入內臺超擢爲僉都御史益振風紀公敭歷中外餘三十年而剛介之操凛如一日故彭公贊之曰其介足稱也彭文憲公有名臣傳此傳所本也

兩浙名賢錄魯穆字希文天台人永樂丙戌進士拜福建道監察御史執法無私時太宗巡幸北京仁宗監國穆屢上封事以敢言稱升福建按察司僉事摧抑豪強無所顧避時楊文敏執政家人有犯者亦不少貸民因目之曰魯鐵面文敏以爲賢特薦於宣廟召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命捕蝗於大名諸郡還京以疾卒遣官諭

祭給傳歸其喪穆爲人剛方廉介始終不渝歷仕中外三十年被服如寒素卒之日殆無以爲斂同朝卿士咸賻助之穆初被薦入院工部尚書吳中見其蕭然助以器用穆悉卻之及卒中復具棺衾斂焉以穆之行可重也

遺書

葩經或問見明一統志千頃堂書目浙江通志赤城新志經義考云未見

禮記日鈔見赤城新志浙江通志分省人物考

竹素稾見分省人物考千頃堂書目浙江通志

游思稾見分省人物考千頃堂書目浙江通志

遺詩見三台文獻

陪梁參憲遊國清

雅節寄上林流光饒宛轉歸來無幾何又復經飲餞邇逅會同襟拔部車轔轔攬轡日多暇風度肅宏遠約我以遊娛登臨歷陵緬谿逕夾萬松陰森邃密箭雙澗瀉鳴琴五峰聳層巘寒山有遺蹤茫茫誰能辨定僧談玄微官客相繾綣仰止思彌馳習險情還展棲志託幽深濯纓俯清淺金素澄紺園光風蕩蘭畹旦覿欣晏如妙契覺原闡飄然物外趣緩步歸慮款逍遥極良辰煩襟足取遣願續興公篇騁辭媲連蹇

清谿

谿上芙蓉含奇英谿下荼蓼爭紅榮烏鬼䴊翼欣自得

白鷗苦饑眠欲驚惟有滄波不世情東流如舊聲泠泠
物色生態何不類我懷感慨徒纏縈

別閩中

積歲南遊粵茲辰西出城雲移孤嶂影潮湧半江聲綠
橘垂枝盛黃花繞徑生并州舊風景留似故鄉情

山居

雲橫幽壑隨時藏春透芳林到處新雞犬聲聞叢竹裏
人家應只在嶙峋

府尹魯懋功先生崇志附

江寧府志名宦魯崇志字懋功天台人成化十年任應
天府尹先是七邑民阻饑逋賦數萬石崇志勸貸以輸

而振其貧者㨿米有姦民武斷於鄉爲人所患有司莫敢誰何崇志擒治之中貴人王敬估勢以鹽二萬斤懇鬻規重利崇志厲色拒之愷悌詳雅一介不苟取予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尤加意青衿令儒學檽星三門猶其創建云

兩浙名賢錄曾崇志字懋功天台人父穆風望重一時崇志兒時聞家學已屹然有自立之志景泰庚午領鄉薦邑令贐以白金力辭弗受甲戌成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彈擊不避權要天順初奉敕賞邊防範嚴密下無敢欺戍者皆蒙實惠時武臣曹欽跋扈舉兵犯闕崇志適待漏闕下變起倉卒衛士未有應者崇志卽躍馬張空

䝉與欽格鬭俄大軍合而欽就誅擢南太僕寺少卿徧歷州郡釐其宿弊傅以新法不數年馬遂蕃息而民咸稱便以最升應天府尹先是七邑民阻飢逋賦數萬石崇志爲勸分以代之輸而以次振其貧者中人王敬怙勢以鹽三萬引懇覈以規重利崇志厲色拒之葢崇志急於爲民雖舉世所趨不難出身以當其衝慨然有烈丈夫之風卒年六十有六君子哭於位小人哭於野爲之罷市者三日論者以爲古之遺愛

考功李用受先生茂宏子讃

赤城新志李茂宏蕒巖人乙未進士歷官吏部員外郎年未六十力乞致仕居室蕭然一統志稱其志尚淡泊

不慕榮進可謂得其爲人矣

台州府志李茂宏字用受毓之子按毓字長民洪武初累薦不起著有藥所稾永樂乙未進士授刑部主事勘獄閩藩時論稱其有爲有守升考功員外郎冰蘗之操終始如一大臣爭論薦之年六十即乞致仕歸土木之變李文達公嘗語人曰往正統間李先生嘗言可憂謂君臣之情不通經筵進講文具而已抗章引疾去乃今先生言果驗又曰茂宏爲人恬澹少許可與人不苟合而疾惡之心太勝以故未至卿佐一統志稱其志尙澹泊不慕榮進可謂得其平生之概云

吏部考功員外郎李公墓表 尙書蕭山魏驥仲房撰 赤城後集

國家設科取士以其士之才足以致君澤民而取之也
故士之所學朝斯夕斯亦惟攻其致澤之術俟其需而
展之爾夫何士於旣出輒昧所學不卑卑焉爲聲利之
所屈則齪齪焉爲貨賄之所移求其於所學不背馳不
僨事不罹辱不負國家之盛意與所學者誠不多得余
友李公茂宏字用受台之黃巖人自登進士時予已知
其名而未之識及閩太常少卿錢塘儀之王先生道其
學行之詳而喜其爲人名不爲虛得者矣一日過翰林
會東里建安南郡三楊學士先生談吾輩人物之長而
建安歷陳用受爲主事時緝事閩藩有爲有守之賢而
東里南郡亦從而歎賞之不置故予因其友工部主事

李文定邀致之而與之會一見若故自是相與日密始悉知其學之正操履之篤竊科目之求而斯人哉惟時求賢之詔屢下建安欲薦之以居禁近或曰惜用受鄉首采變爾清謹之才用之自有其地姑止未幾吏部考功主事員闕方難其人適用受自黃巖行獎黃禮還少師吏部尚書蹇公遂奏改考功主事余時爲考功員外郎與之爲同僚聲應氣求視昔裨益於余爲尤多能特寮得其裨益自尚書而下咸慶以爲得人及予升南京太常少卿執別之頃用受謂予曰某與執事相見未知何日某之鄙陋惟是而已儻有不逮乞直書見遺俾某始終不忝所職幸也既別聞用受冰蘗之操益厲予甚

蕘之且聞其主事書考例得序進正五品時吏部無正五品員闕奏留爲考功員外郎視正五品署一級有爲用受久居郎署不有峻擢爲惜者用受聞之曰人苦不自知苟躐等而進其於吾才何上官愛我留我且爲輕車而就熟路何不可乎其善擇所處安於所遇又如此久之天假其緣予自南京蒙馹召爲吏部侍郎文獲與之周旋以序平生既而用受以員外郎秩滿予適奉敕巡撫淮甸孰意竟以老疾辭廷臣知者咸留之而不可得遂歸踰八載予亦謝事還山彼此方期抵掌遨遊浙水東西以樂所樂無何屬疾至於不起實景泰壬申正月十九日也享年七十有四嗚呼悲夫上世閩人被亂

徙黃巖初姓林氏以舅氏無後曾祖天麟奉父命爲其後故子孫因循以李云祖原紳洪武中膺明經薦遂授知縣試事戶部父長民以用受貴贈承德郎北京行部戶曹主事妣茹氏繼楊氏皆贈安人配王氏封安人子男三人曰謨正統辛酉鄉貢進士蘇州府學訓導操履廉正有父風以居父喪哀毀而卒孝子也曰詵先十二年卒曰恩讀書悖行恪守先志女一邵能約其壻也孫男五士嵩士寄士孟士蘇士贍女三其葬之所里之管監山之原也嗚呼用受敦重貞愨廉介沈毅不矜競不詭隨遇事不擇夷險爲之無毫髮或戾所學故凡三爲主事一爲員外郎皆劇司也經事四朝幾四十年所爲

所守玉潔冰清始終一致其視卑卑懝懝有媿科目與
平昔所學者不其大有逕庭卽年雖以躋中壽惜位不
逮德而所施未究其蘊焉爾賢哉用受今其已矣安得
應科目之求能人人如用受哉予念與用受相知非一
日及爲同僚彼此一心誠所謂異姓骨肉也今而幽明
遽隔亟欲臨繐帷一慟而不可得茲恩奉前翰林檢討
江西按察司僉事致仕陳先生狀求予表其墓夫陳先
生端士也爲予素所敬慕者其言尤可信其何可辭故
按狀摭其平生自立自亟所學所操之大爲表畀恩劉
諸墓門之右黃巖故君子鄉也倘使黃巖後之來者知
黃巖君子中之有斯人又拔乎其萃者也

枲按陳先生名璲臨海人魏文靖以景泰元年庚午
年七十七致仕距用受致仕踰八載則公當以正統
七年壬戌致仕年六十四時長子謨已登鄉薦矣子
議也李公益有感而告歸也與赤城新志謂年未六
十即乞致仕殆據其冊年與

蘇州府志李謨字居定自號訒菴本姓林世居閩後避
亂徙浙之黃巖祖依舅氏冒李姓父茂宏官考功郎著
清節謨承父教正統辛酉舉人明年會試副榜授蘇州
訓導謨自守過嚴諸生執贄請見峻拒不納有吳江莫
鉉取古人畫時苗圖乞尚書楊翥題詠其上以貽之謨
曰苟如此使我爲市名矣竟錄其詩而返之頗見疾於

同官終不變素善病講誦之餘退處一室不問世間榮利事秩滿宅考功憂卒於家

遺文

新井亭記　赤城後集

黃巖爲縣左峙方山右控澄江委羽秀聳於其前而縣治據其勝山川完合風氣完固人生其間者讀書尙義敦本勤力自昔號易治間有不治者非民性然也治之者不得其道也山東焦侯來令是邑三載於茲政通人和邑事漸簡侯乃考縣乘相厥水土求恤民隱縣鄰大江潮汐往來地帶斥鹵水味鹹澀飲之者疾或生焉宋與僧淨眞嘗於縣東三里許方山之麓鑿井一所方不

渔丈而深半之下造鐵窗以限沙石因以米飾井名之又於井旁浚池深二丈二尺暗作石溝五百餘丈引井泉至梯雲坊裏分鑿二十八井周布市廛以濟居民民賴以飲歷歲滋久溝塞井湮民以告侯畢貞修尚義耆宿之士陳君廷翰陳君尹操希勉父也與僧宗勝分任其事或募緣或協力經畫勸相不懈益虔於是郎淨真所作石溝之塞者通之壞者補之欲復舊井之數計其工甚夥費甚鉅事甚難別鑿大井於東禪橋之東廣丈餘深倍之引石溝之泉於井澄清冰冽民飲而甘之汲者憧憧無閒昕夕眾皆稱便樂頌不已又構亭以覆之此其所以邑據山川之勝民獲山川之利恆獲治化以安豈

求小哉始事於正統十六年八月訖工於次年九月以
丁計者四千餘丁以財計者八千餘緡延翰等以侯鑿
此井構此亭有功於邑民不可無述以示將來乃徵予
言以記之予惟茲舉固爲邑民便已則夫利所當興弊
所當除又出於斯井與亭之外者將次第舉行之姑託
始於此也予謹按春秋法有直書其事具文以見意者
敢竊取斯義輒序梗概俾後之賢令尹知創造之不易
相繼修治以垂永遠云

遺詩

延平舟中端陽述懷

湖海長爲客生涯任轉蓬又逢端午節應笑石榴紅雲

樹重重密溪流曲曲通最憐沙上鳥棲止自從容

遊泉南清谿洞

仙人跨鶴去不返古洞寥落遺空山瑤草叢叢曉煙淡碧桃寂寂春風寒徒聞金丹換毛骨不見白日生羽翰蓬萊亞島渺何許令人矯首空長歎

墨竹

篆籀法已絕岐陽刻尚存西風動蕭瑟老氣逼秋雲成大令學標曰柯丹丘論寫竹幹用篆法葉用八分木石用金釵股屋漏痕遺意知不明書法者不可與寫竹

同知張士璇先生璣子尺

台州府志張璣字士璇號存心以貢入太學嘗持部檄督宣歙等州筆竹謝絕賂遺楊文貞公士奇聞其名以

語祭犒李忠文公時勉忠文歲割俸贍之援定州同知廨內蕭然如僧舍丁內艱歸再起涿州其廉介如治定時奏減荒地稅民甚德之秩滿告歸行李惟故篋敝裘老稚擁泣不得行寮寀醵贈以金不受州人呼爲乾張

冢按先生以永樂乙未貢宣德辛亥授定州同知景泰乙亥卒年八十四赤城新志稱其廉潔自持一毫不取云

明故承務郎涿州同知張公墓誌銘 篆額十四字七行行二字

大明承務郎直隸涿州同知致仕張公墓誌銘

賜進士前刑部主事中憲大夫直隸池州府知府郡人葉恩撰

賜進士觀刑部政天台夏鍭篆額

賜進士觀吏部政里人徐鶚書丹

吾郡之黃巖有淨修潔行之士曰張公諱璣字士璇邑之澧川士族曾祖諱鏞元贈淮安路總管府經歷曾祖妣章氏贈恭人祖諱元芷累官至忠顯校尉平陽州同知祖妣李氏封恭人父諱旦隱居不仕母陳氏繼徐氏公生甫四月而孤撫君成人繄徐氏是賴公天資穎悟嗜學性至孝伯父世儒鍾愛之遣從名師執經問難無虛日洪武庚午以俊秀選入邑庠弟子員時鄉先輩迂菴徐先生尙古趙先生實司教職（按徐伯熯趙原暢皆本縣人爲邑訓導）公朝夕親炙講明義理尤工於詩愛鍾王法帖習之老

而不倦永樂乙未膺春貢登南京胄監朝齋暮盥辛勤學業二十餘年宣德庚戌試事於大理越明年授定州同知未幾丁內艱歸服闋調涿州正統乙丑九載秩滿致仕歸乃幅巾杖屨逍遙里閈者卄有五年生於洪武癸丑八月二十日卒於景泰乙亥十二月初三日享年八十有三元配謝氏繼韓氏安氏俱先卒合葬於本里百峰金山之原子男七人與泰與吉與新與革任深州訓導與郁與與祿俱先卒所存與尺一人孫男三人赤城後集有挺逍遙三字狀之所述者如是予以晚生與公爲忘年交公登胄監時予始入學已聞公之學行未嘗識面曁承乏刑部公歷試棘寺一見傾蓋如舊藹藹然和樂君子也

每與評詩論文去取切當理趣精詣有足起發者宣德壬子予奉使過定州謁公廨舍中清儉自持蕭然如僧舍隸兵胥吏仰之若慈母不聞叱咤聲適伊姪疇以上舍生來會連日聚首笑語殽羞匱乏於疇亦無可贈悄然無媿後移涿州所守一如定州不少易志涿乃密邇京畿顯官權貴往來旁午或有所饋以取悅希進公若不聞尋以定州所歷通九載秩滿吏民將訴留之公以年幾七旬禮當致仕遂力辭以歸內顧田廬荒落子鮮孫稚無以爲生處之晏如季子予與尺年甫弱冠詢知予辱交其父乃具狀踵門以墓銘爲請計公卒之時與尺之伯仲六人俱先故乃父往事與尺尚稚未能記憶狀

不能備予故逃予之所知公者併書於前而銘之於後云銘曰

一和如春一清如水居官去官始終一軌伯夷之徒展禽之似紛紛饕餮聞之額泚仁者宜後益昌厥嗣如或未然刻銘以俟

題張涿州墓誌銘後

公之卒於是幾四十年池陽守葉公之銘公墓亦既三十年矣公諸子皆先公卒公之墓猶未有刻石至是公之季子與尺始圖刻之而以來告於予予曰葉公之銘至矣抑予聞之公蓋翰林修撰靜學王先生門下士也先生在永樂初以高風大節驚動一世與遜志方公實

相伯仲至今聞其風者猶頑廉懦立而況於親炙之者乎故公之在涿也奏免廢稅之征民至今蒙其遺惠力御歸橐之贈民至今呼爲乾張公之去涿也年未七十則慨然勇於必退家徒四壁則怡然不以爲憂其於取予進退之不苟有如此者於乎自取予以至進退以極於生死之大歸之所以立身天地間者惟此三事公既有見於先生生死之大節而肯苟焉以自處於取予進退之間者哉宜公之所立有如此者因幷書之俾公之子刻之以補墓銘之缺以示吾台之士有罔利毒民以忘君者

宏治六年春正月四日朝列大夫南京國子祭酒前翰

林侍講兼修國史經筵官致仕邑人謝鐸識

右碑在茅畬百嘉山誌文十三行題後文六行皆行五十八字眞書誌文見赤城後集與碑文異者十數字題後文亦見桃谿淨稾

涿州別駕張公輓詩序

生則死人之常也死或輓以詞何也生無逃死無關與草木同腐者尙復奚言然生有可尊死則可哀著詞章垂不朽宜矣豈泯滅澌盡而已哉若故涿州別駕黃巖澧川張公士璇盍所謂可尊可哀者也公自少敬愼介潔嗜古敏學工詩詞善書法負出人表志和自童稚閭公與先伯父憲僉公同遊鄉校按應欽景泰辛未進士累官廣東按察副使志相高道相長爲時論所歸心知敬慕不忘矣甫弱冠

從叔父文貞先生遊按應祥字尙履大澧人弟子私謚曰文貞時公方歸自太學獲以通家子弟禮拜公澧上覩公肅然其容使人知所畏也發於辭令莫不正大溫厚有足法也及觀行乎家孝友慈祥無疾言遽色泊然以淸素自處朋友懷其信鄉黨服其義雖古陳仲弓王彥方不能過也於是敬慕有加焉荷公且不以志和爲鹵莽晚生而拳拳接引欲寘諸榘矱中由是承謦欬聆誨談不知其幾朝夕矣宣德辛亥公出同知定州綏民以仁正民以義淸介之操凜然不可犯未幾以內艱去民挽留不可得皇皇如失慈母服闋改涿州持己莅民一如定時州境有近地數十頃民苦重稅糊於茂草久矣公疏於朝減其稅

分給貧戶耕之頓成沃壤大爲民利其急於善政多類此人誠謂古循吏之復生也志和聞之而敬慕益加焉既而秩滿年且七十遂致仕還百姓遮哭於道車不能進僚友度其歸計不足厚持白金爲贐峻卻而行彼復函金走人數百里致之公郎修書遣還訖不受行李蕭然惟故笥敝裘而侃侃之氣不少衰幅巾藜杖寄傲泉石日以吟詩作字應人旁午之求不倦年八十有三以天年終士大夫哭弔甚哀公未卒之三月池陽太守臨海葉君孟德寄近體詩一章至是善鳴者用其韻作詩哭公累成卷帙（碑作秩）情切詞悲如出一口公少予與尺牘書犢行拳拳於闡揚先德既託池陽君銘其墓而又

厲志和以挽詩首簡竊惟公惇愼之德狷介之行自少
壯至耋耄如一日清風素節必將震盪千古世豈易得
哉宜乎生則人尊之死則人哀之又發爲詩詞以洩其
無窮之思況志和知公之厚追惟疇昔悲惋尤深尙能
已於言乎遂書平日所敬慕者爲序補墓銘之未備者
輓詩所由作使觀者將有所感發云
成化十四年歲在戊戌十月吉旦鄱陽縣教諭應志和
序

右碑在前碑之側文二十六行行二十八字眞書

兩浙名賢錄張尺字守度台州人父璣爲涿州守潔清
死無以爲斂世稱爲廉張尺少孤無田廬族人使爲行

者尺曰我儒家子啜水坐甃足矣何事外道乎術書取
直以餬口浙藩使秦敬者涿州遇士也聞之招爲掾辦
胥遺之金弗受問所欲曰願讀書延與其子同學旋即
辭歸秦亦不能强也尺念涿州亟歿求一縣禊不可得
遂終身不衣縣臨老結數椽以居復鬻之以鐫父墓碑
平生與物無求與人交必有終年八十有七卒無嗣時
故人黄縉乞休居山中率其姪孫彬往斂之而葬於涿
州尺墓左縉復泣而爲之銘曰台之山兮秀以銛台之
人兮多介恬孰厥考兮德以賢嗟先生兮繼貞廉夜臺
寂寞兮淚以沾清風悠兮白雲潛原作賛 嗟吁先生兮在
兹庵

郎中林無逸先生璧

黄巖縣志林璧字貴璧初名福沛號無逸泉谿人少從陳檢討璲受毛詩舉宣德己酉鄉試第六丙辰成進士廷試第五授精膳主事出使廣東有司以土宜致饋一無所受會裁革冗員免還家辛酉正統六年聘主江右文衡號稱得人彭文憲時其所拔士也調祠祭主事以廉著聲轉南京考功郎中考覈庶官一以至公未及引年謝事歸卒年七十有二爲詩文尚理致所著有一枝集北遊稾藏於家

吏部郎中林公行狀 同邑應志和復菴撰 赤城後集

公諱福沛更諱璧字貴璧別號無逸姓林氏其先閩之

赤岸人五季時有太平亞府君避亂來居台黃巖之泉谿遂占籍焉族久益大以衍人稱泉谿林氏今隸太平曾大父彥文大父畊民皆業儒不仕父從哲以公貴累贈奉政大夫南京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母盛氏贈宜人公自少穎異絕人風神明秀讀書再過輒成誦不忘父異之私語所親曰是子殆昌吾家者乎然不可無教養之功也故雖甚愛之而程督其業不少貸不幸早失怙恃且時罹多故先業以之日落於是授徒里塾資束脩爲歲計益刻志問學時族父艮齋樵山及鄉先生戴有尙講明四書有源委公日登其門質疑問難深契其旨隱然名起士林後又從翰林檢討同郡陳公璲受毛

氏詩兼肆力百氏之籍發爲文辭浩瀚奔放一主於理
陳公歎曰有用器也因勸舉進士公初篤爲己之學無
仕進意至是始稍爲舉子業宣德己酉年四以儒士中浙
江鄉試第六正統丙辰年元會試禮部亦中前列俱有文
刻於錄廷試擢進士第五人名動京師閣老少傅楊公
榮延致於家俾諸孫受業焉初已除禮部精膳司主事
授承德郎戊午出使廣東所經有司各以土宜致饋輒
卻去詔裁減官數之踰舊制者公循例還家三孤楊公
士奇楊公榮楊公溥尚書王公直侍郎王公士嘉少卿
沈公粲學士錢公習禮曾公鶴齡編修劉公定之皆贈
以言致期待意甚厚辛酉主江西文衡人服其公若內

閣少保彭公時都御史羅公鹿侍郎陳公宜布政使正
公鬲皆其所取士也甲子詔至京調禮部祠祭司主事
每當郊廟大祭祀必齋肅竭誠以涖厥事天下僧之受
度牒禮部者祠祭主之每三歲一度官受其賂者多致
富公兩度僧秋毫無所取甚爲大宗伯胡公濙所重嘗
署其考曰學優而正行端而廉秉直不阿允稱厥職見
者皆以爲非溢美云景泰二年秩滿升南京吏部考功
郎中授奉政大夫勤謹廉介如在祠祭時考校黜陟六
宜於茲天順二年幾再考以末疾謝事歸棲遲枕席者
甫載以比年十二月十六日卒距生之年癸酉某月日
享年六十有四明年十二月丁酉葬所居里管監山之

三吳鄭氏 鼎業堂刊

原公敦孝友慎交結存心制行介潔端莊一以不欺爲
本少事父母能得其歡心年踰四十始仕恆以祿不逮
養爲恨歲時祭祀未嘗不感慕流涕仲氏貧不能自存
割田贍之終其身初家食時以詩贄見少保介菴黃公
准於永嘉里第與語大奇之爲公題詩梅花卷以致意
焉正統己巳介菴薨公奉命賜祭并督有司治葬事靡
不用其情嫉惡素嚴見人不善若將浼己去而不顧遇
知己輒傾倒無町畦尤薄於利非其義取雖芥不苟
居官二十餘禩位列於大夫而家無餘貲泊然布素如
寒士殆所謂以清白遺子孫者歟年既高而嗜學不厭
公退手不釋卷澄心玩味透徹底蘊凡異說亂眞者必

明辨而痛闢之喜吟詩一宗李杜多驚人語人傳誦不輟臨終之歲猶為絕句百餘首以示予孫其所著述詩文如干卷藏於家配李氏封宜人有賢行與公生同歲壽康未艾子三人長錫腔次錫龍俱以學行世其家孫男六人長苑早卒次世晃為邑庠生膚敏嗜學次義次茗次堇次藹堇亦夭女四人蔣臣潘律鍾景其壻也最少者許嫁而沒無日其孤錫腔來告予曰先人葬也必懼先德無託以傳敢以狀為請予獲公甚久最相知遂不辭而摭其出處行實可以昭示後人者論次如右以為他日問銘之左驗云

明奉政大夫南京吏部考功郎中撫菴蔡公墓碑 光緒太平

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前詹事府詹事
兼侍講學士同修國典經筵講官黃巖黃綰譔文楷
漢篆額趙
大佑書丹

無逸林公𡨋曾大父職方公同年也公姓林氏諱福沛
更諱璧字貴璧別號無逸其先閩人由赤岸避亂來居
黃巖泉谿今隸太平曾祖彥文祖耕民從潛松溪先生
遊元至正初爲浙東宣慰司照磨父從哲以公貴贈奉
政大夫南京吏部考功郎中母王氏朱氏皆贈宜人公
少穎異善記誦早失怙恃家羅多故生業日落授書里
塾以束修自資刻志學業日趣族父艮齋樵山及鄉先

生程成趣戴友南質四書疑義深得其旨迺趨郡城從
檢討陳公璲受毛詩有聲士林陳公云予用時利器勸
亟就舉宣德己酉以儒士領浙江鄉薦第六正統丙辰
登進士三甲第四少師楊公榮延爲諸孫師丁巳授禮
部精膳主事戊午奉使廣東有司餽贈悉不受會有詔
裁減逾制官數公循例還家辛酉聘爲江西考官少保
彭公時都御史羅公箎侍郎陳公宜布政使亚公翯皆
所取士甲子調禮部祠祭主事爲大宗伯胡公濙所重
考爲最因學優而正行端而廉秉直不阿允稱厥職已
巳奉諭祭少保黃公淮兼督葬事景泰四年升南京吏
部考功郎中勤廉如在祠祭而考核黜陟必公冢宰而

亦皆倚任之及歸休杜門自守未嘗干求郡邑搢紳謂之居鄉如處女四十始仕恆以祿不逮養爲恨歲時祭祀必感慕流涕伯氏貧割田贈之終身見人不善若將浼己見人善必傾心相與雖官至大夫澹然如布衣至老嗜學不厭族從侍郎公鶚僉事公克賢訓導鳳教諭偃皆受經於公喜吟詩卒之歲猶爲絕句百餘首所著詩文曰一枝集北遊稾生於洪武二十六年九月初五日卒於天順七年二月十六日享年七十有一明年十二月丁酉葬於其里管監山配李氏封宜人男二曰錫胵曰錫龍孫男六曰葩早夭曰世冕貢士曰莪曰茗曰蓳曰謫孫女四曾孫男四玄孫男四子聞宣德己酉浙

江鄉試止四十五名吾邑中者七人吾郡中者共十六人丙辰會試止一百名吾邑中者三人吾郡中者共八人公與曾大父職方公與焉其時科第得人職方公尤稱公且契好至今子孫世講未替也公沒已八十餘年應昆丑減切公曾孫投狀乞銘墓上之石銘詞缺不錄嘉靖三十五年七月

遺文

筠軒記太平縣志

吾鄉趙先生維陽有室曰筠軒沒後三十年其季子希平來京師以先生遺命求記於余余文烏足以慰先生希平固以請爰復之曰竹爲物之至清鄉士所宜無處

無之無人不愛之先生不好他物而務同乎衆人所好於是竹也既植之於軒意未足也又圖之於壁意猶未足也又揭之於扇且將求文以發之不果而卒先生拳拳於竹若是豈取其虛心勁節凌冰雪而愈茂乎抑取其娟娟玉立陰若綠雲聲若蒼濤風得之而愈清月得之而愈明乎將取其結實以致鳳皇投葛陂而化龍乎是三者何居希平曰某聞諸先君子曰吾好是竹豈以其迹哉於是乎趣存焉予以先生自謂得竹之趣是其所託在竹而所得則在乎竹之外也天下之物滯於有形者謂之迹妙於無形者謂之趣迹者衆人之所共見趣非悟道者不知也然則軒之所植壁之所圖扇之所

揭與吾前所云者皆迹也非趣也陶淵明曰但得琴中趣何勞弦上音或問孟嘉何以好飲曰君顧未得其趣耳王徽之對竹輒嘯詠終日人問其故曰何可一日無此君故得琴中趣者淵明也得酒中趣者孟嘉也得竹之趣者其徽之與先生乎古人以竹之有筠喻人之有禮聞先生於禮深其趣將又在於是然則先生殆與竹俱化不知竹之爲我也我之爲竹也大凡趣之得乎已者已知之人莫之知得乎天者天知之已亦莫之知此之謂天趣也先生且不自知而予烏足以知之況自今追言言亦迹也於乎安得起先生於九原而相與默悟於忘言之表哉

遺詩

黃君山水圖

黃君示我山水圖會稽禹穴雲模糊芙蓉十里水千頃賀老扁舟歸鑑湖君家正傍湖山住占盡古今形勝地幾年京國走紅塵夢寐煙霞未能去喬林鬱鬱覆草堂有書在架琴在牀七弦泠泠白日靜一鐙耿耿清宵長知君好此久成癖妙理於心眞獨得晴窗展卷對熏鑪笑指鄉山眼中碧

永嘉王氏月梅圖

窗前夜夜明月來幽人步月吟徘徊歲寒月色愈堪賞豈非添得梅花開梅花瑩若冰玉潔月有梅花更幽絕

乾坤清氣艮在茲意領神融卽詩訣花月惱人不得眠自知身是詩中仙尋常咳吐成珠玉妙與花月同清圓莫遺梅花墜香雪莫使冰輪有圓缺留與吹笙鶴背人長向花前弄明月

山水畫

林壑深秋後蕭條景氣淸雲峰寒更瘦霜樹曉偏明野曠天無際江流石有聲自居喉舌地寒卻白鷗盟

泉谿月色

靈泉漲谿盤百曲雲根流出葡萄綠廣寒宮闕夜沈沈素娥飛下波間浴谿光月色共嬋娟化爲千頃瓊瑤田扁舟乘興不知遠飄如雲漢乘楂仙

石林風聲

深林大木千萬章歲久老幹凌雲長天風時來作靈籟
無端撼我林邊堂堂中野人坐晨夕滿耳鏗鏘振金石
瑤琴膝上空自橫古調欲彈彈不得

讀藏石屏詩

少年曾讀石屏詩老去江湖幸見之百倍尋常眞足惜
十存八九寶堪悲蛙鳴蟬噪人爭羨天巧神功彼自知
我欲流傳天下去爲求完本補亡誰 石屏集附

題桃源圖

三百灘聲去路長黃山白嶽總仙鄉隔谿樹樹排張生縈
出峽風傳荀令香一葉蘭舟屏裏豔千花潭水鏡中妝

爲君細與秦人說今日漁郎勝阮郎　題畫詩類

梅谿明因寺

開戸碧峰入問途黃葉封寒泉鳴絕澗落日在高松

台學統卷六